

森見登美彦

や

こう

夜行



森見登美彦

著

单元皓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森見登美彦

や

こう

夜行

〔日〕 森见登美彦——著

单元皓——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夜行 / (日) 森见登美彦著 ; 单元皓译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8.10
ISBN 978-7-5596-2547-2

I . ①夜… II . ①森… ②单… III . ①长篇小说 - 日
本 - 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2113 号

YAKO

by Tomihiko MORIMI

©2016 Tomihiko MORI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GAKUK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 01-2018-5142

夜行

作 者 : [日] 森见登美彦

译 者 : 单元皓

责任编辑 : 肖 桓

特约监制 : 赵 菁 单元皓

特约编辑 : 董铮铮

封面设计 : 冈本歌织 (next door design)

封面绘制 : Yuko

装帧设计 : COMPUS·汐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0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7 印张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547-2

定价 : 45.00 元

未经许可 ,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 010-82069336

《夜行》刊行纪念辞

旅先の夜
追いついてくる
もう一人の自分

森見登美彦

※

旅途中的夜晚

追赶上来的

另一个自己。

——森见登美彦

说来十分惭愧，本书作为“森见文学十周年系列”的收尾之作，出版时早就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周年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能看到本书被顺利送到诸位手上。执笔写作这事着实是一场看不见前路的夜行，其间我也曾数次不安地怀疑是否能顺利迎来曙光。那种在“无尽的夜”中徘徊游荡的感觉，正是我想与诸位读者分享的东西。本书并不是什么鸿篇巨著，书中所讲述的内容也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故事仍隐藏在黑暗之中。至于真相究竟为何——就仰赖诸位读者调动想象力，自由畅想吧。

目
录

CONTENTS

终夜	第四夜	第三夜	第二夜	第一夜
鞍马	天龙峡	津轻	奥飞驒	尾道
/	/	/	/	/
171	131	091	053	013

还是个学生时，我在英语口语培训班结识了些朋友。和那群人说好一起去看“鞍马火祭”^[1]后，我便从东京回到了京都。时值十月下旬。

晌午前从东京出发，下午两点就抵达了京都。

我从京都站来到四条河原町交叉口，稍走几步，换乘市营巴士向出町柳站方向移动。巴士驶上贺茂大桥时，一只鹰正飞过秋日澄澈的天空。

[1] 鞍马火祭：位于日本京都市左京区鞍马的由岐神社的例行祭典之一，在每年10月22日晚举行。傍晚6时，各家屋前一齐点燃篝火，手持大小各式火把的人们高声宣布节庆时刻的到来，而后通宵沿街游行，以示对祭神的迎接。与今宫神社的“治病去灾节”、广隆寺的“牛祭”并称为“京都三大奇节”。

叡山电车^[1]的进站口早已聚集了大量游客。会合时间还早得很。然而我刚倚上柱子，就听到人群另一侧有人喊：“大桥君。”循着声音看过去，发现中井学长正挥手向我走来。

“真早啊。”

“您也是。”

“谁让我讨厌迟到呢。再说，我也想在大家到齐前先回培训班看看。”

“那个培训班还在？”

“还在呢。真是充满了回忆啊。”

从出町柳走向百万遍交叉点^[2]的途中有条狭窄的岔路，转进去往深处走，能看到一栋木结构的独户小楼，培训班就在楼里。培训班有一位外教，几名学生，每节课大约六十分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班上的学生大多是大学生或者研究员。我是大二开始去那里上课的，我的课和中井学长的在同一晚。当时他还在读研究生。

“我和我妻子是昨天就到了的。”

依中井学长的说法，他们昨夜在河原町的酒店住了一晚，中井太太今天一早就和京都的朋友游古寺，之后先一步回了东京。他们婚礼时邀请了我，我也去过他们在水道桥的公寓做客，所以见过几次他的妻子。

[1] 叡山电车：位于日本京都北部的两条电车线路的统称，两条线路始发站均为出町柳站，终点站分别为鞍马站和八濑比叡山口站。

[2] 百万遍交叉点：指京都左京区内今出川通与东大路通的交叉路口。由于位于这个交叉口东北角的寺庙“知恩寺”又被叫作“百万遍”，所以人们也将这个路口附近的区域统称“百万遍”。

我们站着边聊天边等其他人。

“聚一次真不容易啊。”中井学长低声说道。

“是啊，从那次算起都已经十年了……”

我说不好十年的岁月究竟算长还是短。到东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京都的种种在我的感觉里似乎已经非常久远了。而真正回到京都，像这样和中井学长交谈，又让我觉得一切似乎只是弹指须臾。

“大桥君，谢谢你约我过来。没有这次机会的话，我恐怕永远都不会回到这里了。”

中井学长正低声说着，京阪电车地下通道出口处就出现了武田君的身影。武田君在我们之中年纪最小，我认识他时，他还在念大一。发现我们后他一路小跑过来，微笑着说道：

“哟，学长们，好久不见。”



在英语口语培训班时，中井学长是我们这些人的中心。他很会照顾人，还常带各种各样的人来一起吃饭。我之所以能认识其他班的人，全是托中井学长的福。十年前的秋天，还是学生的我们也曾乘叡山电车去看过一次鞍马火祭。当时的一行六人，就是以中井学长为中心集结起来的。

就在武田君加入我们关于各自近况的谈话后不久，藤村也到了。她和武田同岁，是本次鞍马之行中唯一的女性。看到我们后，她笑了出来：

“怎么一点儿阔别已久的感觉都没有呢？”

“你只是感觉不出来罢了，”武田君说，“我可是变了好多，可以说是真正长大成人了。”

“真的么？”

“都在我的举手投足里了，好好体会吧。”

“好了，各位，”中井学长开口说道，“我们先去贵船^[1]的旅店吧。”

此行最年长的田边先生因为工作上的事要晚到一些，所以我们先进站坐上了叡山电车。

叡山电车穿过市区向北驶去。

在我还是个学生时，叡山电车对我来说就是浪漫的代名词。它在落日余晖笼罩下的街市中飞驰的身影，仿佛驶向奇幻王国的列车。偶尔乘坐一次，都会给我一种踏上了漫长旅途的感觉。我边思考这些边看向窗外，一旁站着的藤村跟我搭起话。

“大桥，谢谢你请我来。”

“幸好你没换号码。”

“回东京后，来我们画廊看看吧。离你工作的地方很近吧？”

“可我对买画没什么兴趣。”

“有什么关系，权当来玩儿嘛。”

说罢，她也看着窗外陷入了沉默。或许同样是在回想学生时代的事吧。

不久她再次开口。

[1] 贵船：位于日本京都左京区，南面紧邻鞍马。是京都的避暑胜地和赏红叶景点。

“怎么想起约大家一起来这里的？”

“嗯……怎么说呢？”

“有什么缘由吗？”

“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事到如今应该没关系了吧？”

“嗯……也是，我也这么觉得。”

藤村点了下头，依旧看着窗外。

十年前的夜晚，我曾和相识于英语口语培训班的朋友一行六人去看过一次鞍马火祭。那晚，其中一个同伴消失了。

翻看一下当时的报纸，能找到些许对此事的记载，但也全是些无关紧要的信息。相关人员的努力全都一无所获，连一丝一毫的线索都没有找到。她就像被虚空吞没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失踪时，长谷川和我一样都是大二的学生。

我之所以把大家找来，是不是因为长谷川在冥冥之中如此托付过我呢？我突然产生了这种想法。列车渐渐驶入深山，窗外铁路沿线的杉树林投下阴影，而十年前消失的长谷川，似乎就站在那片阴影中。

这时，我想起了先前参观画廊的情景。

○

抵达京都时虽已是午后，但距集合还有些时间，我便去了四条商业街。

由于正赶上周末，又秋高气爽，再加上明天还有时代祭^[1]，所以街上满是游客，其中有许多都是外国面孔。为了避开大路上混杂的人潮，我转进小路，沿高仓通^[2]向北走。抬头看向被两侧高楼勾勒出一线晴空，那秋日的澄澈感和学生时代看到的天空别无二致，令我十分怀念。

走着走着，突然一位女子从眼前走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身上散发着超然的气息，背挺得笔直，黑发在秋日的阳光下映射出光芒。我总觉得仿佛在某天、某条遥远的街道上见到过这样的背影。

就在我疑惑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怀念的感觉时，她转进了高仓通一侧的一家店。那一晃而过的侧脸，和长谷川十分相像。

“绝不可能是她。”

我虽这么想，却仍难耐心中的悸动，快步跟了上去。

那是间入口狭窄的画廊，铜质招牌上写着“柳画廊”三个字。橱窗里有块画板，包着古铜色的画布，写着“岸田道生个展”。画板旁展示着一幅铜版画。那幅画莫名地吸引着我。漆黑的夜幕下，一辆明亮的列车从树林前驶过。近景处站着一位女子，像打招呼一般朝列车挥动右手。由于她是背朝画外，所以看不到她的长相。画的标题处，写着“夜行——鞍马”。

我推开玻璃门走入画廊。

狭长的画廊里光线昏暗，空气中浮动淡淡的香熏味道。散

[1] 时代祭：京都三大祭之一，于10月22日举办，意在纪念桓武天皇从旧都长冈京迁都至平安京（京都的古称）。

[2] 通：即路、街、道之意。“某某通”为日语标准路名写法，为还原日语特色，特此保留。

挂在乳白色墙壁上的铜版画无一不是色调昏暗，仿佛白色墙壁上开凿出的一扇扇方形窗户，连接着另一侧漫无止境的夜的世界。颇有厚度的玻璃窗将街上的嘈杂远远地隔离在外，画廊之中有如另一个世界般静谧。

但画廊中却丝毫看不到之前走进来的那位女子的身影。

在我陷入困惑的时候，一位身材壮硕的男性从画廊深处的屏风后走了出来，应该是这间画廊的主人，年龄大概三十过半。

“欢迎光临。”

“刚才，是不是有个女人进来了？”

画廊主人一脸诧异。

“……没有。”

一定是看错了，我想。

一定是相隔十年再次参加鞍马火祭的紧张感，使我看到了并不存在的幻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正是想给这件事做个了断，才召集大家展开这次鞍马之旅的。然而，似乎就连我自己都更愿意相信长谷川仍活在这世界的某个地方。

就这么出去的话难免有些不好意思，距离集合也还有些时间，我决定看一看这些铜版画。年轻的画廊主人在一旁以沉稳的语调向我介绍了美柔汀^[1]这种制作铜版画的手法，以及岸田道生这位铜版画家。

岸田道生从东京某艺术大学退学后，到英国拜了一位铜版

[1] 美柔汀：铜版画的一种制版方法，英文 Mezzotint 的音译。美柔汀具有自然的色调变化效果，常被用作复制油画和肖像画。这种方法不使用酸腐蚀和雕刀雕刻，而是依靠一种特制的摇点刀，把版面做成密密的毛点，再用刮刀和压刀调整网点的疏密关系。网点密集的地方吸墨较多，颜色深；网点稀疏的地方吸墨较少，颜色浅。

画家为师学习铜版画。归国后，他回到故乡京都开了一家画室。我在京都上学的时候，岸田也在京都生活。直到七年前的春天，岸田过世，他留下的作品便交由这间他生前有过交情的柳画廊管理。

“这些是系列作品，叫作《夜行》，全系列一共四十八幅。”

天鹅绒般质感的黑色背景上，仅用不同浓淡的白色描绘出的风景仿佛永无止境的夜。每幅作品中都有一位女性。她们脸上没有五官，像一个个洁白光滑的人偶一般，微倾着脑袋。《尾道》《伊势》《野边山》《奈良》《会津》《奥飞驒》《松本》《长崎》《津轻》《天龙峡》^[1]……看着这一幅幅画，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错觉，仿佛画中的那个夜晚，正在无尽地扩大、延伸。

“为什么叫《夜行》呢？”

听到我的自言自语，画廊主人微笑着歪了下头。

“是‘夜行列车’的‘夜行’吧，或者，是‘百鬼夜行’的‘夜行’也说不准。”

○

我们当晚入住的，是绵延在贵船川两岸的众多旅店中的一家，从叡山电车的贵船口站出发，要坐旅店的接驳车走十分钟的山道。两间被障子隔出来的房间能清楚地听到贵船川的水声，榻榻米散发着令人怀念的清香。鞍马的喧嚣被隔在山的另一侧，旅店的周

[1] 此处画名皆为日本地名。

围一片静谧。

我们利用等田边先生抵达的这段时间洗了澡。屋外滴滴答答，像是雨声，武田君倚在窗边看向天空。

“鞍马火祭应该不会因为下雨延期吧？”

“应该不至于。”躺在榻榻米上的中井学长笑着说。

“我觉得那些火把就算下雨也能点着。”

这时，楼梯上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抱歉抱歉。”一脸胡茬儿的田边先生边说边走进了房间，接着站在原地俯视我们说：

“你们也太放松了吧，到底是不是来参加祭典的啊？”

一行五人终于到齐了。在大家围坐起来准备吃猪肉火锅时，原本就不小的雨势又加大了几分。敲打着屋檐的雨声与溪流的声音融为一体，将旅店包覆其中。山中的冷气透过玻璃窗渗入屋内。

“下得真大啊。”

窗上蒙了一层水汽，我侧耳听起窗外的声音。

围绕着温暖的火锅，我们的宴会热闹非常。我在东京虽然能见到中井学长，但和其他朋友则确实实是分别数年了。如今大家各自做着不同的工作，过着不同的生活。在谈论彼此的种种时，我们每个人都在极力避免着触及长谷川的话题。那第六位伙伴似乎早已被我们抛在脑后了。

就在漫不经心地听着窗外的雨声时，那个走入画廊的女子的侧脸再次浮现在我脑中。那时我的确认为那就是长谷川，可现在再一回想，那张脸的轮廓却又变得朦胧起来。

“大桥君，你话好少啊。”

坐在火锅另一侧的中井学长说道。

“表情怎么这么吓人？”

“白天，我好像看见长谷川了……”

听到我下意识吐露的低语，大家瞬间陷入了沉默。

“肯定是看错了。”我急忙补充说。因为追进画廊后连她的影子都没看到。

为了缓和凝固的气氛，我讲了在那间画廊看到的奇妙的铜版画。“是个叫岸田道生的人的作品。”我刚说到这里，田边先生猛地抬起了头。

“你去了那间画廊吗，柳画廊？”

“嗯，是叫这个名字。”

“我也去了，看来正好和你错开了。”

“田边先生也会去画廊之类的吗？”

“还好吧，偶尔而已。”

说完这句，田边先生再也没开口。

田边先生的含糊其词让我很在意。再看向武田君和藤村，岸田道生这个名字似乎也勾起了他们的某种思绪。

但率先就此开口的却是中井学长。

“我也看到过那个人的画。去尾道时，那里酒店的大堂就挂着他的画。”

“尾道吗？”

“你去过吗？在广岛。”

“为什么去尾道？去玩儿吗？”

藤村问罢，中井学长露出苦笑。

“那就说来话长了……”

于是中井学长讲起他在尾道的回忆。听他讲述的这段时间里，山里的夜雨仍下个不停。

